第十九卷

世系部十

臣紀文武名臣二

謝安　王導　王猛
楊素　李靖　魏徵
狄仁傑　郭子儀　李光弼
李晟　裴度

卷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部十

文武名臣

謝安

安字安石寓居會稽揚州刺史庾氷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卽告歸安弟萬爲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時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時安年已四十餘矣乃出爲征西大將軍桓溫司

馬會萬卒安復投牋求歸墳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
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巳不爾
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
事溫甚憤怒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
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
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
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于春秋
政不自巳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喈安與坦之盡忠匡翼
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

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温甍錫命遂寢安以天子幼冲
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
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
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彪之時方共掌朝政安
每臨朝輒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决者以諮王公無
不立决其推之也如此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
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
安每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
之及桓冲欲以揚州讓安桓氏族黨皆苦諫冲郗超亦
深止冲冲不聽朝廷乃詔冲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

軍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太元元年帝始親萬機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八年苻堅率衆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鈌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閒將畧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

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
等破敵書至安時方與客圍棋安看書竟置書圍棋如
故客問之乃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内過戶
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是年八月安奏請乘符氏
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
進據彭城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揚江等十
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於時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
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
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
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攺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

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之慘不廢絲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餚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安而安殊不以屬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安乃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疾作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雒陽前鋒都督

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
舉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
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
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今十六年矣太
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薨時年六十六初至新城築埭
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泰山人安薨
後曇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一日大醉不覺至州門
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
零落歸山丘慟哭而返

王導

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時元帝爲瑯琊王與
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及徙鎮建康
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
論猶輕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
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
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乂況天下喪
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
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
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君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
中州士女避亂者衆導勸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

人謂之百六掾時荊陽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
靜每勸帝克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
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
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逵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封不
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
愚豪賤皆加重號有不得者或爲恥之天官混雜朝望
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從之帝之始鎮
江東也導與從兄敦同心翼戴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
從子弟布列顯要故時人謂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
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恊等以爲腹心

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
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劉隗勸帝悉
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
僕射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
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
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
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
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
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
邪及敦據石頭問導曰周顗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

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
正當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
故事乃見顗表報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
及四方並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
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
敦不能奮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王
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謂敦
死咸有奮志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
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

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不必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不聽乃徵峻為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横江入臺城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自為驃騎將軍録尚書事逼遷帝于石頭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導等峻雅敬導不許永等便有二心於峻導使条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因携二子與永皆奔白石四年峻平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

蘇武節似不如是五月以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時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
都會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古之帝王不以
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
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䰟伺我之隙今特宜鎮之
以靜羣情自安温嶠卒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
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
衛以情愬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由是怨胤
時百官無祿惟資江州而胤商販繼路爲有司所奏書
下胤不即歸罪猶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容有異

圖將不利於郭侯默遂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導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鎭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絕知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

是讒間遂息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中興名臣莫得比焉

王猛

猛字景畧北海劇人也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常貨畚於洛陽市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令隨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見一父老鬚髮皓白踞胡床上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父老令十倍償畚直仍送出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愽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即不與交隱於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謁溫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

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無以酬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為軍謀祭酒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之俱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為乎遠行時秦王苻生酗虐不道而東海王苻堅有志度堅左右說堅誅秦王堅以問呂婁樓婁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咨之堅因婁樓招猛猛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

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旣代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涖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謹爲明主剪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秦民大悅遂以猛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

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傾中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佯問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婿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内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斬世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

堅出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
敢言者晉與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
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五
公終必爲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
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虚入
襲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晉公柳趙公雙皆與通謀幼
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柳據蒲坂武據安定
雙與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
懼頼雙等以次誅滅而猛復攻破陝擒庾誅之秦國乃
定向使早聽猛言安有是乎晉桓温伐燕至枋頭燕遣

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太宰慕容恪臨終謂燕王暐曰吳王垂文武兼資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時慕容評專國素忌垂垂故垂奔秦堅聞慕容恪卒已有圖燕之志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王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

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叅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别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熈使詐爲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窹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即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

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
録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
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
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
將戰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
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
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
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
手而笑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歟秋
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而誓衆踴躍破釜棄粮大呼競

進猛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
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
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
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
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
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
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
鄴也鄴旁剽刦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
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

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
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
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無足慮也監國
幼冲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
主暐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
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效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
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猛
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
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
猛之力也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

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
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
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
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
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
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勸懲如此下吏何所逃
罪乎猛曰是吾之過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
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
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
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

所寵任故猛言及之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楊素

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學精研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周武帝親總萬機時素以其父死節未蒙朝命屢上表申理帝怒其煩瀆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乃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漸見禮遇嘗令爲詔下

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
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加
上開府楊堅爲丞相甚器之及堅篡位加上柱國取陳
封越國公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出塞
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
參轝鹿角爲方陣騎兵在内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令諸
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來素奮擊大
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
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每將臨敵輙求人過
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而素言

笑曰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自謂必死由是戰無不勝素時貴倖所言輒聽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録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酷士亦以此願從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幷降突厥二人與虜竝行虜不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後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

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之煬帝即位素雖有
建立策然終爲所猜忌外示殊禮而内情甚薄寢疾之
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人素病何日當
死素亦自知不肯服藥曰我豈須更活耶子玄感嗣以
謀反誅

李靖

靖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秀靖舅韓擒虎與論兵歎曰
可與語孫吳者斯人仕隋爲殿内直左僕射楊素拊其
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
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

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為神今士始得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荊門宜都進至夷陵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

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慓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

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内外阻絶乃下令開門出降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戸六十餘萬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

穴丹陽旣潰惠亮等自降矣靖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鬬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出走擒之江南平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

突厥部將離叛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取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

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遂禽其子疊羅施而殺義成公主頡利亦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禽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封靖衛國公靖薨年七十九

魏徵

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鬩吾兄弟奈何荅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徵諫議大夫日益親或時引至臥内訪天下事

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欺隱勸諭安河北進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温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矍然曰吾已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貞觀三年參預朝政四年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先是帝嘗歎大亂欲治實難封德懿亦曰三代之後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可如黃帝

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一日帝對羣臣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之誡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但

見其嫵媚耳七年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此故天命陛下代之奈何令人悔不爲奢乎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是邪十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搆令中郎將宿其第動息以聞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許以衡山公主配其子叔玉既薨帝臨哭之慟陪葬昭陵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

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今魏徵逝亡一鑑矣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其敬憚之如此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於朝曰此二人其才可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衆遂指為阿黨又有言徵嘗録前後諫疏以示褚遂良者帝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及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軍還帝悵然曰魏徵若在朕有此行邪即召賜勞其妻子以少牢祠徵墓復立碑恩禮加焉桂州督李弘節没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平生宰相言其

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徵曰今在朝諸臣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沒自不為貧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傍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太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言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既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秖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也若即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謬未見虧損國家窮鞫若

虛則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
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
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
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
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況陛
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遣使點兵封德彝
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勑出徵固
執以爲不可上怒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
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徵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
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何必

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乃不黜中男賜徵金甕一嶺南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以徵諫而止已而盎長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言盎反衆皆勸朕征之惟魏徵以爲千斤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但懷之以德彼必不召自來今嶺表無事邊隅晏然徵不可以不賞賜絹百匹

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幷州法曹參軍高宗幸汾陽宮

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

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顧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於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減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已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大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

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卽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

吉頊李昭德亦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及仁傑每以爲言后性聰利不能不動故卒復唐嗣云他日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是時李楷等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

郭子儀

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安祿山反子儀以武舉異等累遷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破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

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决戮一歩將以狥士殊死鬬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復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議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天子走入蜀肅宗即位靈武乃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所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始震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

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肅宗二年三月子儀大破
賊於潼關崔乾祐退守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陝
之間無復寇作是月安祿山遂死五月詔子儀帥師趨
京城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子儀收合餘衆保
武功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番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
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
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好乃以李嗣業爲前軍子
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於香積寺之北嗣
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
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翌

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而呼踊躍歡迎王休士三日復
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以助通儒
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
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而走子儀悉軍橫貫
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
紇于黄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
尸相屬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
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
入朝帝遣具軍迎至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
卽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

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内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和遂收衛州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粮盡人皆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會大風拔木跬步之不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特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

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上元初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亂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盡裒肅宗所賜詔勑千餘篇上之蓋不得已亦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

亦不免為魚朝恩程元振所讒然是時史朝義尚盜洛
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又為朝恩元振交訾而止會
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
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為關內副元
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
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
南山而東矣是時天子走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
數千而已軍不完也會張知節迎子儀於洛南子儀乃
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堆
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吐蕃夜潰破

賊書聞天子賴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巳可其奏賴子儀奏請還都疏語明切反覆可聽帝讀之動乃復還長安旣見子儀勞之曰用卿晩故至此因賜鐵券圖形淩煙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刼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永泰

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
奴剌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
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
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
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
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
欲與之共擊吐蕃乃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
相顧曰是也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
藥葛羅率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
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

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賊虜敗散京城解嚴令公
之功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

李光弼

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則天時入朝
官之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畧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
忠嗣遇之甚厚祿山之亂玄宗眷求良將以問子儀子
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
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眞定常山團結子
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常山自顏杲卿
死後郡爲賊區露胔蔽野光弼酹而哭之爲賊幽閉者

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共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荅曰今軍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遂大敗挺身走趙郡而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

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至河東交兵於光弼衆侮易承業往玩謔之至交兵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乃令收繫衆頃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出勅以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不敢宣勅而還翌日以兵伏圍衆至碑堂下斬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珍之兵十餘萬

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與團練烏合之衆
不滿二萬人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當遂長驅取朔
方河隴矣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
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率
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
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
圍太原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
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
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
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

民屋爲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榰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將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太原圍乃解後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復從兵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

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卽斬于轅門諸將懾伏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乃敦陣徐行趨東京謂其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須詘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猨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荅判官韋損曰東都帝

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崿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
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閈無留人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
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
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
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
士伍均少棄甘賊使驍將劉龍僊以騎五千挑戰乃使
白孝德斬之光弼因與戰中潬西大破之又殺退賊帥
周摯尋擒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安太清挺身走思明
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乃懼史思明召
李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

日越至壘知太尉已去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越高暉聞知亦降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擒太淸楊希仲送之京師思明乃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皆謳唫思歸時魚朝恩爲監軍信之屢上賊可滅狀僕固懷恩娟光弼功亦陰佐朝恩帝乃使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傳山陣懷恩不聽於是賊據高原發伏兵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鎭泗

州史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輿疾就道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初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深忌光弼而程元振猶疾之二人用事光弼不免懐懼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懼會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二年光弼因此遂病至篤將吏問後事光弼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

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李晟

晟洮州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使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執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氷度洺水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亦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乎燧大悟即造抱真

晟乃建言宜趣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自捄於是晟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走奉天有詔召晟晟即日治嚴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晟已并兵軍聲振於是朔方李懷光軍咸陽請與晟合有詔徙屯晟乃引趣陳濤斜與懷光聯壘壘未成而賊兵至晟出陣懷光不出晟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宫苑攻之未必克今離其窟穴敢來索戰此乃天以賊賜公也懷光不聽晟乃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

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既有異志反奏言神策兵結腸北方鎮獨厚厚薄不等難以進戰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會帝遣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不荅而數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晟將一軍惟聽命耳懷光計塞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晟懼爲所并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下令曰有詔徙屯郎結陣趨東渭橋是日帝復走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否瑊曰晟秉義挺忠卓然不可

奪臣策之必破賊時晟提孤軍常恐二盜合而軋已卑
詞厚禮毎僞致誠於懐光又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
吏調畿内賦不淹旬芻米告具晟乃陳兵下令曰國家
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
兇取富貴非人豪也因獻欷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
時朱泚盜京城懐光圖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
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内無貯積外無轉輸以孤軍抗
劇賊而鋭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
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顔舉奉天乾
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懐光始懼晟遂移書顯譲之使破

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盍携落懷光恐爲晟所襲乃
奔河中泚懼亦使晟吏㨗款壁門告諸吏曰公等家皆
無恙晟叱斬之曰尒乃爲賊間乎特屬盛夏輸縑不贖
士尚衣裘而感激忠義終無怨色邏得姚令言崔宣詗
者晟命釋縛遣還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
於泚也隨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
衆請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
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
擊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
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索戰晟顧

謂諸將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
吳詵等縱兵鏖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
尸相籍餘衆走白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
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
北晟先夜隤苑垣爲道二百步北兵至賊巳伐木塞路
拒戰矣晟叱諸將曰不許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
援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雷譟震
地令言廷芝希倩等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奔
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
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

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
吾令軍中曰五日内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
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别將高
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皆斬以殉坊人之遠
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
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
臣賊官暨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
乘輿條脇汙於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
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
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晟以

爲社稷豈直朕哉始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晟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涇州倚邊數戕主帥晟復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田希鑒至是晟奏可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三十餘人晟嘗曰河隴之陷非吐

蕃能取之皆將臣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然土無緡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旣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召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與之虜皆指目歆豔焉吐蕃尚結贊者善計謂其主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爾不去終爲吾患即謀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以乞盟又謀因盟執瑊以賣燧於是大輿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召吾來而不犒賞吾軍何也徐引去以是欲間晟晟遣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

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泌如晟節度遇
結贊卽出奮擊賊皆披靡泌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
獲免於是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上問晟晟言戎狄
無信不可許時天子厭兵疑將臣生事張延賞當國又
疾晟因密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上坐宣政殿備
册禮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九年晟薨年六十七謚
忠武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
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
何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
乃致鹽靈座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云

裴度

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横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絶常至下邽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攝寰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極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

使如小使無罪卽決裴寰度對曰裴寰爲令長憂惜陛
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稍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
蔡以度視行營諸軍奏攻取策與帝意合進兼刑部侍
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
擊度刃三進斷韡剬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
賊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鎭反側帝怒曰度得
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
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
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于時討蔡數不利羣
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

河亦將覩此爲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今但論師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寔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度屯郾城勞諸軍未幾李愬夜入懸弧城縛吳元濟

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爲彰義
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
知政事十三年上修麟德殿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
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
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
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市道負販者亦嗤
之度與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
上疏以爲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
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
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

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不宜爲相然心事和平可
處煩劇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聽足
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
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
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
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生平之業十已八九何
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不之省鎛乃纂述蔡鄆
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
官然卒爲异鎛所搆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

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暴稹過惡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淸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叅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

弘簡積近職俄擢稹宰相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
上雪王廷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
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
度在朝而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
詔度由大原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起帝遽曰
朕當延英待卿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是時徐
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乃
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權倖側目咸謂逢吉善
謀可以搆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矣度居位甫閱
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

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
羞惋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
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
若位廊廟委參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時敬宗
雖孺蒙然賞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
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
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
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必
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

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瑞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并助丁匠五千脩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度對曰克融兇族無故欲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豺虎於山林自吼自躍此賊秖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卽不得今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姦卽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宮闕可速遣來已勑魏博等道今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語必章惶失計若

未能如此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疋祇是事禮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卽得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太和四年度數引疾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

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緑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友詩酒相讙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年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匃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自爲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

劉氏鴻書卷十九終